

拉萨版“深夜食堂” 王小康:一个人好好吃饭的温暖角落



在拉萨市林聚南路,藏着一家极具烟火气的小店。雨后的傍晚踏入店门,点上一碗招牌酸汤水饺,熟悉的味道仿佛给胃找到了家。坐在吧台前,老板利落切黄瓜时发出的清脆声响、饺子入锅时溅起的水花、调汤底时专注的神情,尽收眼底。尚未动筷,空气中早已氤氲着诱人的食物香气。“很温暖,就像剧中的深夜食堂一样。”一位食客说。这个仲夏夜,记者走进这家拉萨版“深夜食堂”,听店主王小康与朋友们娓娓道来——那些他们与拉萨的故事。

文/图 记者 赵越



王小康在小馆忙碌。

心愿:用食物安抚人们的孤独

2014年冬至,王小康做了酸汤饺子,在微信朋友圈写下:“开一家饭馆,名字叫‘冬至小馆’……”

2024年深秋,一则招租启事让王小康、田哥和雯雯这三位在拉萨相识多年的老友起心动念。三人坐下来简单商量,决定租下这个临街的店铺。经过近一个月的装修,原本不

起眼的临街店铺焕然一新:暖黄灯光漫过定制实木吧台,手写菜单承载着几个年轻人的创业热情,开放式厨房被吧台座位环绕——每处细节都似曾相识。原来,是日剧《深夜食堂》里的模样。

2024年12月21日,冬至,冬至小馆开业。“没有刻意掐时间点,从签合同、装修、办手续到开业,刚好就是冬至那天,一切都刚刚好。”王小康回忆道。随着第一锅饺子盛出,

当最后一位食客尽兴而归,王小康忽然想起自己十年前发的那条朋友圈。窗外寒风凛冽,而木窗棂内,食物的温度正温柔地抚慰着每个人的孤寂。

烟火:酒和饺子是小馆的灵魂

从小对烹饪情有独钟的王小康,曾在几年前专门在饭店的后厨学习过鲁菜技艺。最初,他怀揣着在异国他乡经营一家中餐馆的梦想,却因客观因素没能实现。说起冬至小馆,这位山东小伙儿眼中泛起暖意:“北方人的饮食习惯,天生就爱吃饺子,而饺子配酒的烟火气,更是冬日里抚慰人心的良方。”

开业初期,小馆主要经营酸汤牛肉水饺、煎蛋抱饺和几款自酿的果酒。当酸汤水饺在碗中升腾起袅袅热气,当青梅酒在玻璃罐中绽放出琥珀光泽,冬至小馆渐渐成了拉萨夜归人的心灵驿站。随着四季更迭,菜单也慢慢丰富起来。王小康总说,小馆和拉萨在一起成长。春日,添了香菇青菜饺子配青梅酒;夏夜,推出了冰镇小龙虾配口感绝佳的扎啤……然而无论菜单如何翻新,饺子和果酒始终雷打不动,王小康说:“就像北方人过冬要囤白菜,冬至小馆的魂儿,永远是这口热乎饺子与甘醇酒香。”

煎蛋抱饺带着浓浓的北方风味,是王小康记忆里“妈妈的味道”。他说,小时候,吃前一天剩的饺子时通常会煎一下。妈妈为了让煎饺的味道更好,总会变戏法似的打散一颗鸡蛋,沿着锅边细细淋下一圈金黄的“蛋液锦缎”,那是独属于她的温柔秘密。如今这道裹着童年记忆的煎蛋抱饺,成了小店最暖胃的存在,大家都说“吃到了家的味道”。

经营:成为“一人食”友好餐馆

冬至小馆开业至今已有半年多,经营状态良好。客群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特点:既有本地老饕;也有被社交媒体好评吸引,慕名而来的游客。但整体以回头客为主,占比超过

七成。

“最初,我和两位朋友是想在拉萨尝试一种新型的餐饮业态,类似‘一人食’或‘i人食堂’的概念。”王小康解释道,这种定位并非忽视服务,而是希望营造更加自在的用餐氛围——食客既可以选择与商家或邻座闲聊,也能独享美食而不被打扰。出乎意料的是,这种模式意外催生出独特的社群效应:许多一个人来吃饭的食客,在这里交到了性格相似、志同道合的好朋友,他们甚至常常分享彼此的美食。

可以看到,小馆出餐的分量很克制,这也是王小康的“用心良苦”。他希望一个人用餐时能够更加专注食物、珍惜食物。“现在的火爆程度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”王小康笑着说,原本以“玩票”心态经营的冬至小馆,有时周末来晚了还没有座位,也算是一种甜蜜的辛劳。

知足:我们在拉萨挺好的

暮色降临,王小康、田哥与雯雯总会默契地走向巷子里的冬至小馆。这间小店极具包容性,让三个背景迥异的有趣灵魂、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,因对美食的虔诚热爱在此交汇,延续他们在拉萨的故事。

冬至小馆内,吧台上陈列的山楂、柳橙、青梅三色果酒,是冬至小馆的时光密码。“这些浸泡酒通常要泡足半年或半年以上,才会品出最醇香的滋味。这就像顾客和商家的双向等待,也是我们和拉萨之间的联结,我们希望它更慢一点、更久一点、更醇一点。”王小康轻旋玻璃罐展示琥珀色酒液,果香与空气交融,恰似相处之道——不必急切,慢慢沉淀自有回甘。

当被问及未来规划时,王小康说:“在喜欢的城市经营一家喜欢的小店,是年少时的梦想,我们在拉萨挺好的。”他与合伙人田哥、雯雯达成默契:对小馆不预设未来,希望这几十平米的烟火气成为拉萨夜归人的“温暖角落”。

筑路一生心向党 百岁老人大多吉的入党心愿

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,一间整洁敞亮的屋子,104岁高龄的大多吉坐在窗边,目光仿佛穿越了漫长岁月。这位见证了新旧西藏沧桑巨变的老人,用微微颤抖却无比坚定的声音,道出了深藏心底的愿望:“我现在最大的愿望,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这句朴素的话语,饱含着一位世纪老人对党最深沉的信赖与向往。

文/图 通讯员 马恩义
记者 张雪芳

大多吉与三女儿玛卓玛。



转折点:从放羊娃到筑路人

1921年5月5日,大多吉出生在拉萨市曲水县茶巴拉乡色麦村。他的童年浸满了旧西藏的苦难:每日仅靠二两糌粑果腹,衣衫单薄难以御寒。白天为别人家放羊,夜晚则蜷缩在狭窄、阴暗、寒冷的小土屋里。那段艰辛岁月,成为他人生的底色。

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50年。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,修筑被誉为“生命线”的青藏公路的浩大工程在世界屋脊上展开。正值壮年的大多吉,毅然加入了这支由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。在冰天雪地、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中,他和“金珠玛米”并肩奋战,挥动铁锹、十字镐,用鲜血和汗水浇筑这条天路。

“与‘金珠玛米’一起修路,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高尚的品质,受益匪浅,也为我照

亮了人生的道路。”老人回忆道。这段经历,不仅锤炼了他的意志,更在他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。

四十年:风雪养路情

由于勤奋肯干、积极向上,部队将大多吉推荐到公路部门,安排到位于羊达乡的一个道班工作,他从此成为一名真正的“公路人”。1954年,当第一辆汽车驶过他们亲手参与修筑的青藏公路时,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深深烙印在大多吉的记忆里:“我们挥着铁锹欢呼,道班上的6个人围成一圈跳起了舞。那一天的场景我一直都记得最清楚。”

1951年5月23日,西藏和平解放后,大多吉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“有了稳定的工作,也有了稳定的收入,当时每个月就有35块钱,能吃得饱了,穿得暖了,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相处。”他深情地说,政府部门对养

路工人关怀备至,每逢节日都送来面粉、酥油、大米和衣物,“对我们都像亲人一样”。怀揣着这份感恩与责任,大多吉在道班一干就是40年。

青藏公路环境极其艰苦,路线长、海拔高,冬春季节路面常被冰雪覆盖。作为班长,大多吉带领同事们不分昼夜除雪保通。没有先进设备,道班最“先进”的只是一辆马车,但没有马,需要人力拉车。抢修公路时,他们往往需要徒步二十多公里拉运防滑料,脚底磨破结出厚茧;遇到落石,就徒手搬运或用大锤、钎子破碎巨石。

“每个人的手都起了茧,裂了口、流了血,但大家都很有干劲,只要有力气,养路就不停。”老人挥动双手,激动地讲述着当年的奋斗历程。40年间,大多吉辗转了10多个道班,多次被评为优秀道班班长,每到一处都倾囊相授,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养路能手。

期颐老人的赤诚心愿

大多吉是旧西藏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对那段黑暗岁月深恶痛绝。成家后,他以良好家风教导子女,经常带着孩子们参观博物馆、瞻仰“两路”纪念碑,向他们讲述筑路的故事和其中蕴含的精神。

在他的言传身教下,子女们接过了他手中的“接力棒”:儿子生前是山南公路部门的养护工人,四个女儿也都是公路养护的好手,成就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“公路之家”。

这位跨越世纪的老人,用沙哑却充满力量的声音,用藏汉双语唱起了《社会主义好》:“社会主义好,社会主义好,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……”歌声中饱含着真挚的情感。他动情地说:“‘金珠玛米’是我的恩人,中国共产党是我的恩人,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,也没有今天的幸福晚年。”